

李霁野文集

第六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i Ji Ye

李霁野文集

第六卷

Li Ji Y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六卷目录

简·爱

..... [英]夏洛特·勃朗蒂

序言 (3)

三版小言 (7)

第 一 章 (8)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23)

第 四 章 (34)

第 五 章 (51)

第 六 章 (66)

第 七 章 (75)

第 八 章 (86)

第 九 章 (96)

第 十 章 (106)

第 十 一 章 (119)

第 十 二 章 (139)

第 十 三 章 (152)

第十四章	(166)
第十五章	(181)
第十六章	(196)
第十七章	(208)
第十八章	(231)
第十九章	(248)
第二十章	(262)
第二十一章	(281)
第二十二章	(307)
第二十三章	(315)
第二十四章	(328)
第二十五章	(352)
第二十六章	(368)
第二十七章	(382)
第二十八章	(413)
第二十九章	(434)
第三十章	(449)
第三十一章	(460)
第三十二章	(470)
第三十三章	(484)
第三十四章	(500)
第三十五章	(526)
第三十六章	(540)
第三十七章	(552)
第三十八章(结局)	(577)
译后记	(583)



[英]夏洛特·勃朗蒂

著者敬以此书

奉 献

W.M.萨克雷先生

序 言

《简·爱》第一版用不着序言,我就没有写。这次第二版需要几句致谢和七零八碎说明的话。

我要对三方面表示感谢。

对于读者,因为他们竟宽容地来倾听这并无什么足道的朴素故事。

对于报界,因为他们对一个无名的奢望上进的人,辟出颇多的地位加以称许。

对于我的出版家^①,因为他们用了他们的手腕、精力、实际的识见和坦率的慷慨,来帮助一个无名的、无人推荐的作者。

读者和报界对我只是不分明的人物,我必须用不分明的话来感谢他们。但是我的出版家却是明确的,有些宽大的批评家鼓励我(只有度量宽大和心地高尚的人,才知道怎样来鼓励一个挣

^① 指史密斯与埃尔德出版公司。

扎着的陌生人),他们也是明确的,对于他们,即是我的出版家和那些特出的批评家,我热忱地说,我从心里感谢你们。

这样向帮助我和赞成我的人们致了谢,我要转到另一类人身上来。就我所知,他们人数颇少,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过去。我指的是那些怀疑《简·爱》这类书的倾向,胆怯而爱挑错的少数人。在他们看来,凡是出乎常规的就是错误的,他们一听到对于执迷(犯罪之母)的抗议,便认为是对于虔信(上帝在地上的摄政者)的不敬。我要对这样的怀疑者提示一些明显的区别,我要向他们提醒一些简单的真理。

照惯例行事不就是道德。自作正经也不是宗教。攻击前者并不是袭击后者。从法利赛人^①脸上扯下假面,不是对荆棘冠^②举起不敬的手来。

这些东西和行为是极端相反的,它们的相反正和善与恶是一样。人们太常把它们混为一谈了。它们是不应混淆的,外表不应误作真理,只足使少数人得意忘形,趾高气扬的褊狭的人类的说教,不应用来代替基督的救世的信条。这其间——我重复说——有一种区别,把中间的分界线宽广分明地划出,不是坏的,却是好的行为。

世间也许不喜欢见到这些思想分开,因为它惯于把它们混合了。它觉得就拿外表的东西冒充至上的价值,断言刷白的墙就是干净的神龛,倒是方便的。敢于详细查看和暴露——敢于刮去镀金,显出下面的劣铁——敢于穿透坟墓,揭露遗骸的人,世间许要憎恶他,但是憎恶尽管让它憎恶,世间却对他负着债。

①② 法利赛人(Pharisee)是古犹太自命为宗教正统的伪善者。荆棘冠指耶稣。他在要被钉上十字架时,有人给他戴上冒充王冠的荆棘冠嘲弄他。见《新约·马太福音》27章29节。

亚哈^①不喜欢米该雅^②,因为他关于他的预言,没有吉语,只是凶语,大概他更喜欢基拿拿的好奉承的儿子^③吧。但是亚哈若不听奉承话,而听忠实的劝告,他也许可以逃脱流血的死亡呢。

在我们这时代有一个人,他的话不是说来使娇嫩耳朵乐听的。我以为,他来到社会上大人物面前,很像是音拉的儿子来到犹大和以色列登极的列王面前一样。他用同样先知似的和有生命的力量,用同样无畏,同样勇敢的态度——说出同样深刻的真理来。著《浮华世家》(*Vanity Fair*)的讽刺家,在上流社会受崇拜吗?我说不清。但是我想,若是他拿讽刺的火向他们抛掷,拿斥责的闪电在他们上面闪耀的那些人中,能有几个及时听从他的警告——他们或他们的子孙还可以逃脱致命的基列的拉末吧。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人?读者,我提到他,因为我以为我在他身上看出一种智力,比他同时代人所承认的更要深刻,更要奇特;因为我认为他是这时代第一个社会改革家——是要使歪邪的世态重入正道的一群工作者的领袖,因为我认为批评他的著作的人,还没有一个拿他同别人做出适当的比较,或说出真正足以表示他天才特点的话来。他们说 he 像费尔丁^④,他们谈论他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的力量。他像费尔丁就如同鸢鹰像秃鹫一样:费尔丁能扑抓兽类死尸,萨克雷^④却绝不。他的机智是灵活的,他的幽默是吸引人的,但是这二者和他严正天才的关系,就如同夏

①②③ 亚哈(Ahab)是以色列第七世王,他憎恨先知米该雅(Micaiah),因为他曾预言亚哈不吉。亚哈却喜欢基拿拿(Chenaanah)的儿子西底家(Zedekiah),因为他总预言亚哈吉利。在亚哈要进攻基列的拉末(Ramoth-gilead)这个城市之前,召集先知们预卜吉凶,音拉(Imala)的儿子米该雅预言亚哈如去进攻,必然战死,西底家预言亚哈如去攻,必然胜利。亚哈去进攻了,结果中箭身亡。(参看《旧约·列王记上》第22章。)

④ 威廉·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 1811—1863),英国小说家。即《浮华世家》的著者。费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小说家,写《汤姆·琼斯》(*Tom Jones*)等小说多种。

季云边下嬉戏的闪闪的电光，和云彩里胎育着的可以致死的电火的关系一样。最后，我提到萨克雷先生，因为我向他——若是他愿意接受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的献品——呈献这第二版的《简·爱》。

柯勒·贝尔^①

1847年12月21日

① 柯勒·贝尔(Currer Bell)是著者发表本书时的笔名，一时读者纷纷猜测，闹不清究竟是谁，是男是女，并乱猜她两个妹妹的作品《咆哮山庄》和《艾格尼丝·格雷》也是她个人所写。

三 版 小 言

我要利用《简·爱》第三版给我的机会,再向读者们说一句话,解释我有被称为小说家的权利,全靠这一部作品。因此,若有别的小说作品认为我所著,是将荣誉判归不应得的地方了,结果,正当应得荣誉的地方却没有得到。

这解释可以用来改正或已闹出的错误,并且防止将来的错误。

柯勒·贝尔

1848年4月13日

第一章

那一天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太太是早早吃午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的云这样阴沉沉,吹来的雨这样寒透内心,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我觉得高兴。我从来不喜欢路远时长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贝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及伊莱扎、约翰和乔治亚娜·里德而感到自卑,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说到的伊莱扎、约翰和乔治亚娜,这时正在会客室里围绕着他们的妈妈:她偃卧在炉旁的沙发上,她宠爱的爱儿爱女在她周围(暂时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哭嚷),看来是十分快乐。她没有让我加入这个团体。她说她抱歉不得不疏远我,又说要不等到贝西告诉她,并且凭她自己的观察看出,我在认真努力使自己有更合群和跟小孩子一般的脾气,有更可爱和活泼的态度(大概是一种更轻快,更坦率,更自然的态度吧),那么,只让满意快乐的小孩享受的好处,她就不得不把我排除在外了。

“贝西说我做了啥事呢？”我问。

“简，我不喜欢挑刺或好问的人。再说一个孩子这样来打断她长辈的话，实在是有些讨厌。坐在什么地方去吧，不到说话能使人听起来合意的时候，就不要作声。”

紧挨着会客室的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就溜进那里去了。房里有一个书架，我不一会儿就拿到一本书，当然挑里面充满了图画。我爬到窗台上面，缩起脚来，盘腿坐下，像一个土耳其人一样，把红绒布的窗幔拉得几乎合拢起来，我是加倍隐秘地坐在神龛里了。

深红窗幔的折裯遮住我右边的景物，左边明亮的玻璃窗保护我不受阴沉的11月天气侵犯，却又不使我与之隔绝。在翻着书页的时候，我不时观看冬日午后的景色。在远处，这景色中显出一片黯淡的云雾；在近处，是一片湿的草地和被风暴袭击的丛林。不住下着的雨，被凄惨长啸的暴风吹着狂驰过去。

我回头再看我的书——必维克^①的《英国禽鸟史》。大体说来，我不很留心里面的文字，然而里面有些引言页，我虽然是一个孩子，也不能完全当做空白把它们放过。这些更讲到海鸟所常到的地方，讲到只有它们才在那里居住的“荒凉的岩石和海岬”，讲到挪威海岸，它从极南端林登纳司或南角起，到北角止，布满了海岛——

在那里，北部海洋的滚滚洪涛
绕着极北地区的荒凉光岛汹涌沸腾，
而且大西洋的巨浪

① 托马斯·必维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英国木刻家，《英国禽鸟史》的插图也是他绘画的。

在狂风暴雨的赫布里底群岛间注进。^①

我也不能不注意书中提到的下面这些地方的荒凉海岸：拉普兰、西伯利亚、斯皮兹伯根群岛、挪瓦然不拉群岛、冰岛和格林兰，和那“北极带的广阔的幅员，以及那些荒凉不毛的地带——冰与雪的保藏所，在这种地方，许多世纪的冬季所堆积下来的坚固的冰野，阿尔卑斯山般层层高起发着光泽，绕着地极，并把极端的酷寒集中起来。对于这些死白色的地域，我自有一种想法：虽然像一切从儿童头脑中朦胧浮出来的半明不白的观念一般浅薄，却异常动人。引言页的文字和后面的小画是联贯的，在狂涛和浪花翻滚的海洋中孤立的岩石，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和从云端里窥视着沉船的幽灵般的寒月，这些文字都给它们一种意义。

流连于十分荒凉的墓场中的是什么感情，我说不了。这墓场有刻了铭文的墓碑，有门，有两棵树。有低矮的地平线，被一堵破墙环绕，有初升的新月，表明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停在死沉沉海面上的两只船，我相信是海上的幻景。

身后驮着窃贼包裹的恶魔，我迅速翻过：这画是可怕的。

同样可怕的是：有个有角的黑东西，高高坐在岩石上面，察看着远处围着绞架的一群人。

每张图画都叙述一个故事。这对于我的未全发育的理解力和尚不完全的感情，常显得是神秘的，然而却非常有趣，正如在冬天晚上贝西脾气偶然好了的时候，有时向我们述说的故事一样。在这样时候，她把熨衣桌搬到育婴房的炉旁，允许我们围着

^① 引自苏格兰诗人汤姆孙(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长诗《四季》的第三部分，《秋》862至865行。《秋》定稿为1373行。

杌于坐下，一边修整里德太太的花边衽，并把她的睡帽边褶皱烫平，一边拿那从旧童话和更古的歌谣中采来的恋爱与冒险的断片——或者如我以后所发现的一样，从《帕米拉》^①和《毛兰伯爵亨利》(*Henry, Earl of Moreland*) 采来——用以满足我们热心倾听故事的要求。

必维克放在我的膝上，那时候我是快乐的，至少就我来说是快乐的。除了打扰之外我别无所怕，打扰却来得太快了。早餐室的门开了。

“呸！愁眉苦脸的女士！”约翰·里德的声音叫。于是他又停住了，他看出屋里显然是空无一人。

“她在什么鬼地方！”他接着说，“莉齐，乔治^②！（向他的姊妹们叫。）简儿不在这里，告诉妈妈她跑到雨地里去了——坏畜生！”

“我拉下窗幔倒不坏。”我想。我热烈希望他找不到我隐藏的地方，约翰·里德自己是不会找出来的，因为他的目光和感觉都不敏捷。但是伊莱扎从门外一伸进头来就说：

“她准是坐在窗台上哩，杰克^③。”

我马上就出来了，因为一想到被这位杰克拖出来我就发抖。

“你要做什么？”我既尴尬又疑虑不决地说。

“说‘你要做什么，里德少爷？’”是他的回话，“我要你到这里来。”于是他自己坐在一张扶手椅里，甩手势表示要我走近他，站在他面前。

约翰·里德是十四岁的学童，比我大四岁，因为我那时候才十岁。就他的年岁说，他是又壮又胖的，棕色不健康的皮肤，大脸

① 《帕米拉》(*Pamela*)是英国小说家理查德逊(Richardson, 1689—1762)所著小说。

②③ 莉齐是伊莱扎，乔治是乔治亚娜，杰克是约翰·里德的亲昵称呼。

笨相,粗壮的四肢,大脚大手。他吃饭时总是狼吞虎咽,这使他容易生气,并使他眼睛朦胧眯眯,面颊松松泡泡。他现在本应当是在学校里的^①,但是他妈妈要他在家里住一两个月。“为了他健康不佳的缘故。”教师迈尔斯先生说,要是从家里少给他送些点心和糖食,他一定会过得很好。但是母亲的心是不肯听这样严厉意见的,倒宁愿怀着更斯文的想法,认为约翰的憔悴是因为用心过度,或者因为想家。

约翰对他母亲和姐妹没有什么爱,对我却怀着仇恨。他恫吓我,处罚我,并不是一星期两三回,也不是一天一两次,却是不断这样。我的每一神经都害怕他,而且骨上的每块肉在他走近时都畏缩起来了。有时候我给他所引起来的恐怖闹得不知怎样是好,因为我对于他的威吓或辱罚都无法申诉。仆人们不愿帮助我对付他,来冒犯他们的少主人,里德太太对于这种事情也是装聋作哑,虽然有时就当她的面,她也绝看不到他打我,听不到他骂我。不过背着她的面却是更常有的事就是了。

服从约翰已成习惯,我就走到他的椅子跟前去了。他费了三分种向我尽量伸出他的舌头,伸到不伤舌根为度,我知道他就要动手打了,在害怕着这打的时候,我对于这就要动手打的人的丑恶讨厌的面貌,默默沉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脸上看出这种意思来了,因为突然间他不由分说用力打起来了。我摇摇晃晃,但一恢复平衡,就从他的椅子退后一两步。

“我打你,因为你刚才回答妈妈太无礼貌,”他说,“也因为你偷偷跑到窗幔后面,也因为两分钟前你眼睛里的那神气,你这个耗子!”

^① 英国一般富裕人家子弟都入公立寄宿学校,只在假期回家。

对于约翰·里德的骂已经习惯了，我从来没有要回嘴的意思，我只留心揣摩怎样忍受在侮辱之后准要来的打。

“你在窗幔后面做什么？”他问。

“我在念书。”

“把书给我看。”

我回到窗前，把书从那里拿来。

“你没有权利拿我们的书。妈妈说你是一个靠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爸爸也没给你留下钱来。你应当讨饭，不应当和我們一般绅士的孩子住在这里，和我们吃同样的饭，并花妈妈的钱穿衣服。翻我的书架，我是要教训教训你的，因为这些书架是我的，整所房子都属于我，或者不几年工夫就属于我了。到门跟前去站着，离开镜子和窗户。”

我照样做了，一上来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但是我看见他拿起书来，掂一掂它，站起来要扔的时候，我本能地惊叫一声就向旁边跳。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书本扔来，打到我，于是我跌倒了，头碰到门上，碰破了。破处流血，疼得厉害，我的恐怖过了最高点，其他的感情接着来了。

“残酷的坏孩子！”我说，“你像一个杀人的凶手——你像一个监管奴隶的人——你像罗马的皇帝！”

我读过高斯密斯^①的《罗马史》，对于尼罗^②，加力古拉^③等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了。我已经默默做了比较，不过我绝没有想过这样高声宣布出来。

“什么！什么！”他叫，“她是向我说这话吗？你们听到她了吗，

① 高斯密斯(Olive Goldsmith, 1728—1774), 英国散文作家、小说家、诗人。

② 尼罗(Nero, A.D.37—68), 罗马皇帝。在位时期为54—68年, 性残酷。

③ 加力古拉(Caligula, A.D.12—41), 罗马皇帝, 在位时期为37—41年, 也是残酷暴君。